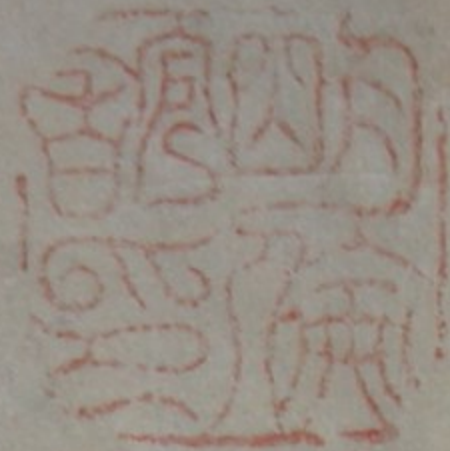


詩論

并附錄

書	部
三	門
甲	一
四	番
一	号
五	冊
四	數
一	圖
館	



詩論

夫詩何為者也。詩出於思者也。人不能無思。既有思則必發於言。既有言則言之所不能盡。必不能不詠歌。呻險以舒其壹鬱。故古者謂之歌詩。言可歌也。揚子雲曰。言心聲也。詩者言之條暢者也。一曰詩志之所之也。人苟有志。詩以發之。古人燕饗賦詩。皆所以言其志也。故趙文子曰。詩以言志。此之謂也。昔在堯之時。康衢擊壤之歌。作於民間。在舜之時。慶雲之歌。作於朝廷。此等雖不載於六經。可謂歌詩之始也。元

詩論

擊壤實之歌詩贈

首股肱之歌。君臣相戒之詩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詩也。此等載於尚書。明示來世。其聲調直與二雅同。風三百篇已胚胎於此矣。殷人之詩未聞。唯商頌五篇。附於周詩之末。僅存其遺響。云文王拘幽。作於殷季。箕子麥秀。夷齊采薇。並作於周初。此等雖不列於三百篇。然皆風雅之正調也。至於四詩三百篇。則太史采陳於前。仲尼刪定於後。天下之詩。幾以加焉。其辭溫厚而不慢。質實而不俚。方正而不角。的切而不刻。紆徐而不回。委曲而不瑣。華麗而不浮。儉素而不

陋。美而不諂。刺而不隱。怨而不怒。愛而不私。其義極乎天下之中正。故古人以爲義之府。是以燕飲賦之。論說引之。皆所以達其志也。周人之詩。可謂盛矣。然自文武至孔子之時。五百有餘年。而其所刪定詩。僅三百餘篇。不可謂多矣。問其作者。則自周公之外。家父吉甫。孟子之等。於所作詩中。自稱其名。明白甚矣。其他序家。唯言某人作。而不詳其姓名。大抵王國公卿大夫士庶人之作也。至於國風。則多里巷男女之詩。而諸侯夫人士大夫之作。亦有之。序家亦多不詳。

其人云。大凡古人作詩。皆必有不平之思。然後發之。詠歌不能已者也。否則弗作。是以古時作者不多。而一人不過終身一二作而已。其餘詩人之名無聞。此古詩之所以不多也。三百篇之外。歌詩之見於傳記者。如晉士蔦狐裘歌。宋人于思謳。魯人狐貍誦。鸚鵡謠。鄭人子產誦。馮驩長鋏歌。齊人松柏歌。此等皆國風之餘響。特無章數耳。迨至周季。楚人屈平始作騷辭。而四詩之體一變矣。其辭重複冗長。稍使人厭。後又一變為賦。其辭專務夸大。多言繁縟。虛語文飾。讀

之。使人生奢汰淫泆之心。實文章之一大厄也。荆軻易水歌。項羽垓下歌。漢高祖大風歌。戚夫人黃鵠歌。此等為辭短簡。調近風雅。亦唯無章數而已。武帝秋風辭。則楚辭之體。非古詩之調也。漢人長於賦。短於詩。郊祀鏡歌。安世房中歌。皆異於四詩之體。唯韋孟諷諫。效二雅而小變其體。蘇李二卿五言之制。一變風雅而為後世詩家之祖。班姬團扇歌。始效其體。他不多聞耳。東漢人亦不作詩。唯張平子四愁。七言之制。始構新辭。前無古人。迨至建安中。曹孟德子桓子

建父子三人皆好詩。一時應劉諸子輩起。贈答唱和。公燕從軍。人各有作。五言最多。四言次之。三代之後。詩盛。是時爲始也。自是厥後。天下分而爲二國。爲南北兩朝。南朝詩盛。甚於建安中。其詩一人常數百篇。一篇常數百言。其風與世變移。自質之文。自厚之薄。自偉壯之纖媚。自宏麗之猥瑣。降至陳隋。萎蕩不振。唐人始制律體詩。盛度越前代。至於以詩取士。近體之制。後世取則焉。體雖異於四詩。然風雅之致。宛然可觀矣。然一代之詩。亦有盛衰。識者取其盛者而用。

之二云。宋則詩衰甚。人皆學唐而不得。唐義理之學害之也。元人之詩如宋人。而時有佳焉者。極而變之。漸也。明則詩盛。雖唐不及。國初卽有詩人輩出。劉伯溫高李迪。乃其先進。鉅匠也。其後李獻吉。何仲默。始倡復古文章之道。大振其於詩也。自古風樂府。以至唐詩。莫不摹擬。皆至其妙。迨於李于鱗。王元美者。出愈益。研精殆無遺憾。一時徐子與。吳明卿之屬。爲之推轂。明詩至是。大振於千古。可謂盛矣。然余嘗觀三代之人。不作詩也。其有作詩者。皆有思者也。無思不作。

故孔子一生不作詩。唯其去魯而歌。見於家語。臨河而歌。見於孔叢子。是一時感慨之發耳。七十一子未聞有作詩者。蓋無思也。兩漢人亦不作詩也。其有作者。蘇李枚氏之屬。僅可數耳。自曹氏父子好作詩。乃不待有思而作。魏晉以後。人多效曹氏所為。所以其詩甚多也。唐人作詩之多者。莫如杜子美。次則白樂天。是已然。子美好紀時事。所以有詩史之稱也。樂天亦好紀時事。而不及子美之雅馴。徒以常語矢口為詩而已。雖多至千首萬首。亦何足觀哉。唯長恨琵琶

琴一歌行較佳而已。子美雖稱詩聖。然終於此耳。一生更無他事業。則亦猶二王之終身於書。顧長康之終身於畫。不免為曲士。何望不器之君子乎。他自李巨山。韋延休。蘓廷碩。張道濟之屬。雖富於著作。然其詩則不多。李太白。王摩詰。雖有詩名。然其作不及子美之多。且唐人之詩多漫興無題。因事而發。所以有自然之妙也。宋元則不足論。明人之詩。其多數倍唐人。且如與人贈答。唐人不過一二首。明人多至十餘首。寡亦不下數首。言盡而意不給。故多用事填塞。撫

唐人成語而綴緝以成章其巧在飭餽篇章雖多無復異味李于鱗最有此患王元美曰三首而外不耐雷同誠哉余嘗謂盛唐詩如上林宜春苑中花異種貴品燦爛照眼中唐詩如富人名園花雖不及上林宜春亦各有奇觀晚唐詩如野草花雖不足悅目猶有自然采色此皆天造不假人工也明詩如剪綵之花雖亦燦爛照眼然無生色人工所成也此豈不然乎凡唐詩工拙皆有生色出乎自然也明詩則不然強作也夫周人有事賦詩者歌三百篇詩也未有臨

事新作者魏晉以後之人有事則作異於古人也古者造士進士必於學唐以詩取士異於古人也唐人雖有事則作猶未多作明人則務多作又異於唐人也子美雖好詩未始擬作古樂府不獨子美凡唐人多然明人好擬作古樂府夫古樂府不可擬作者也且如漢饒歌郊祀歌其辭不可讀其義不可曉何以擬作爲余惟擬作古樂府猶畫鬼神也其肖其不肖誰識而辨之假令其肖將焉用之又如古人歌詩及古時童謠皆當時因事而作者也試使其人過其時

無其事而復作則不能矣。而千載之下如之何其可擬作之乎。徒取其言之似而摹其韻調。忽見之則肖。奈其無生色。何于鱗擬作古樂府。以漢管新豐而雞犬皆識其主。家喻之喻則似矣。然雞犬特識其人耳。如無其人則何有於其家哉。擬作古樂府而無生色。與無人之室。何以異哉。余故曰。樂府古詩歌謠者。不若使古人獨步於宇宙。何勞心力以擬之乎。凡擬作始於晉人而盛於明。此亦明人之所以異於唐人也。夫詩者所以言志也。其本出於思。無思何作。故古人

不作詩。魏晉以後人多作詩。至唐滋盛。唐尚未甚多。至明極其盛。所以詩多於前代也。夫至言不在多。如魯哀公誄孔子。僅數言耳。哀死之情溢於辭。晉宋人作誄。見於文選者。每篇數百言。讀之不見其哀。明人之作哭詩。輓辭累篇不下十餘首。否則長篇數十百韻。如元美哭于鱗排律百二十韻。冗長可厭。而無以見其哀。詩辭至是。豈不傷風雅之實哉。易所謂躁人之辭多者。其此之謂乎。夫唐人太白子美皆終於詩。人明人于鱗元美好弄文辭。至死不倦。于鱗五十七。



元美五十四終身讀書而不曉六經之旨不知聖人之道名為文士耳于鱗嘔出心肝而死元美卒事浮屠於小祇園而終焉俱無功業之足稱於世豈不可憫哉余嘗為此憤懣好古君子盍小省焉

詩論附錄

紫芝主人

余嘗謂荆軻一刺客也臨別而歌其辭僅兩句項羽一猛將也臨死而歌其辭僅四句夫此二歌者風清調高不為奇語險辭而千載之下生色不變今諷詠之可以想見當時氣象豈不妙哉試使後之詩人焦心思索七日七夜無能得焉是知至言不在多多言無實不可不戒也昔者菟道僧喜撰善和歌其歌二首一曰吾廬二曰樹間世之所傳唯此二首而他無聞也然撰

歌二首可以敵他多作者之千首萬首則不可謂少也他人徒多作至於千首萬首而不及撰歌則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也杜子美雖稱多作然若秋興詠懷雜詩重篇疊章者蓋非一日所為也贈答叙別遊宴賞詠歡樂悲哀之詩一時興感之作罕有重篇疊章者蓋詩者歌辭也且如與人離別送者當酌酒而歌送者非一人其詩豈宜重篇疊章哉若人皆重篇疊章則恐歌者倦聽者厭是失惜別之情也故凡一時臨

事之作尚短簡也明人則不然苟開口輒重篇疊章要在鬪其才去溫柔敦厚之致遠矣鄙哉余少不好明詩老而滋甚徂來先生選明詩而名以唐後詩中載李于鱗七言絕句三百首先生謂明詩以于鱗為至于鱗七言絕句無一首不佳故載之最多純謂于鱗所為唐詩非唐而七言絕句為甚因而暇取唐後詩就先生所選而指摘于鱗七言絕句之瑕疵以示童蒙如左于鱗寄襲島曰白雲湖上白雲飛長白山中去不歸

又酬殿卿曰白雲湖上華陽山又和答殿卿曰白雲湖上北風寒又襲生緋桃栽曰白雲湖上酒家春又促殿卿之官曰白雲湖上酒家春又樓上曰白雲湖上白雲還

于鱗言白雲湖上者六皆在起句內不換一字者二雷同甚矣白雲二字于鱗所好用集中諸詩往往有之殆乎臭腐長白山中去不歸者偷唐宋延清語彼云蓬萊闕下長相憶桐柏山頭去不歸司馬承禎以道士為天子所尊禮在朝之人皆善視

之及其辭而歸山朝士送之故延清言承禎歸後朝廷之士將相憶不措而道士則浩然歸去不復回顧如無情者然故曰桐柏山頭去不歸去不歸三字承長相憶三字語乃有味結得有力于鱗取之以為承句則去不歸二字無所當且以古人結句為承句失造語之體譬如斷舊偶人之足以為新偶人之手豈成體哉

送殿卿曰相逢誰是眼中人又送子與曰不是眼中人漸少

杜子美詩云。眼中之人我老矣。眼中猶言座上目。前于鱗取而用之。意不的切。

送劉戶部曰。君自扁舟似李膺。又留別吳舍人曰。君自楚人諳故事。又懷子相曰。君自平生稱國士。又和答殿卿曰。我自能憐華不註。又為劉伯東題王母圖曰。客自金門侍從才。又寄元美曰。君自客中聽不得。又送殷正甫曰。帝自垂裳拱玉京。又送右史之京曰。身自楚臣誰不識。又挽耿蠡縣曰。知君自是神仙令。又答贈沈孟學曰。君自神仙誰不見。

于鱗用自字一法。君自最多。造語雖小異。而句法大同。又殆乎臭腐。

送吳郎中曰。草色秋迷彭蠡澤。不知何處弔番君。此末句偷李太白語。彼云。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湘君者。舜妃也。俗說舜巡狩崩于蒼梧。妃慕之。自投於湘水。後人祀以為湘靈。又號湘君。又號湘妃。即楚辭所稱湘夫人也。凡古人之死。可憫者。後人弔之。如湘妃。屈原是也。故太白因遊洞庭湖。欲弔湘君也。番君者。吳芮也。芮者。秦楚之

際之豪傑歸漢而封長沙王傳國數世當時諸豪傑唯吳芮為令終則芮之死何弔之有于鱗偷李語而以番君換湘君雖於送姓吳者的切然事實不當釋皎然詩式所謂三同之中偷語最為鈍賊者于鱗有焉

席上鼓飲歌曰風色蕭蕭易水寒

荆軻歌云風蕭蕭兮易水寒蕭蕭風聲也于鱗用荆軻語去兮字而加色字蕭蕭豈風色哉于鱗此句色字成癭瘤矣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蕭蕭亦風聲也戴幼公詩蕭蕭楓樹林亦然

送子相曰江上春光好贈誰又九日同殿卿登南山曰祇今秋色好誰看又東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選曰如今白璧好誰酬又送右史曰處處淹留好為誰杜子美詩云中天月色好誰看于鱗劄子美用好誰字云春光好秋色好則似其云白璧好淹留好則不似比之杜詩見其不如也

於郡城送明卿曰漢家遷客幾人還又寄吳明卿曰古來遷客幾人還

王子羽詩古來征戰幾人回于鱗傲之造語兩寄明卿而其末句同語相侵亦可笑矣

寄茂秦曰誰惜虞卿老去貧平原食客一時新懷中白璧如明月何處還投按劍人

凡絕句以寫情景勝不尚用事于鱗此詩一篇四句每句用事繁劇甚矣且白璧玉也明月珠也曰白璧如明月造語誤矣

秋日東村偶題曰五柳青青醉裏春那能長作折腰人情知縱酒非生事昨日罷官今日貧

此詩全似宋人

和答殿卿曰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

此一二句非唐詩之調只是宋詩之下調吾徒猶足傲當時只是平常言語非詩語也

寄懷元美曰誰將匹練吳門色哭作燕山五月霜又輓王中丞曰白馬只今成過隙千秋匹練曳吳門

峽中有五味國鼎者才子也謂予曰于鱗絕句非唐調因舉此二詩三四句而曰此似謎語予亦不

能詰

寄元美七首。輓王中丞八首。汝寧徐使君十首。寄吳明卿十首。送殷正甫十首。送右史之京十二首。

此皆太多。其詩大抵多用故事。釘餽成章。非以寫情勝者。徒鬪才而已。豈絕句本色哉。比之唐詩。見其實不如也。

戲贈張茂才曰。自愛花枝掌上紅。蛾眉如月。縮春風。須知粉黛隨時變。多恐張郎畫未工。又曰。張郎新製合歡衾。醉擁紅顏燭影深。別有洞房雙玉妾。吹簫自和白頭吟。又戲東張茂才曰。羅姑春酒百花香。潦倒

張郎自不妨。爲問君家二婦艷。今朝若箇畫眉長。

張敞爲婦畫眉。本非美事。今于鱗因茂才姓張。數用是事。以爲戲。然猥褻已甚。詩曰。中黃之言不可道也。趙文子曰。牀第之言不踰閫。于鱗之言可謂踰閫矣。

送徐汝思曰。天涯明日故人疎。莫向樽前歎謫居。

此一二句以句法言之。宜爲三四句。

送子與曰。北風吹雪。雪漫漫。雪裏題詩。淚不乾。

岑參詩。雪裏題詩。淚滿衣。又云。雙袖龍鍾。淚不乾。

言一身龍鍾雙袖淚不乾也。今于鱗剽切岑兩句合為一句但云淚不乾不言何物不乾是不成語也。岑二詩兩句各自成義于鱗詩一句乃不成義矣。

得徐使君所貽王敬美見贈答寄曰博物張華不易逢十年京洛少從容當時未得豐城劍已識雲間陸士龍。

此詩徒記故事耳非絕句本色也。

前題又曰弱冠文章滿帝城偶因家難負平生。

第二句不似詩語只是常語。

早夏示殿卿曰長夏園林黃鳥來百花春酒復新開主人把酒聽黃鳥黃鳥一聲酒一杯。

蔡蒙齋聯珠詩格所載宋人之詩多似此體唐詩希有末句聲字獨平亦為聲病。

送潘令之邯鄲曰春滿邯鄲十萬家若為潘令闔繁華請看如玉叢臺女豈讓河陽縣裏花。

春滿邯鄲十萬家句法如末句送縣令而言女色非諷教之正也雖用潘氏故事然不可訓已。



山齋牡丹曰。中有柴桑令尹家。

淵明柴桑人。為彭澤令耳。柴桑令者。何謂也。令尹。楚官名。柴桑令尹未聞也。

過殿卿山房詠牡丹曰。國色宮妝倚檻新。一樽堪自對殘春。即令解語應相笑。何必看花定主人。

此詩意義難曉。誦之亦無味。

戲問殿卿止酒狀曰。昨夜春風吹酒香。牀頭甕甕菊脂黃。當壚笑殺如花妾。底事垂涎若箇長。

三四句醜甚。

止酒曰。五柳先生漉酒巾。又謝俞仲蔚寄簞亦曰。五柳先生漉酒巾。

岑參詩。世上浮名好。是閑古詩律詩皆有此句。唐人他未見同語。重出于鱗詩。同語重出者多。

送右史之京曰。春光明日是長安。楊柳青青傍酒寒。也自道君為客好。那應猶作故園看。

此起句亦如末句。三四句不可曉。

重寄伯承曰。纔說長門人便老。黃金無賦買春風。陳皇后以百金買相如賦。黃金所買者賦也。非買。

春風也。今云黃金無賦買春風。是不成語也。安有以賦買春風哉。

答右史曰。上苑繁華此一時。

此一時者。孟子之言也。于鱗取而入絕句。恐非當行也。

早春寄吳使君曰。從他白髮病中生。濁酒寧知世上情。

此首句亦如末句。蔡希寂詩。逢君貴酒因成醉。醉後焉知世上情。于鱗取蔡結句為第二句。蔡結句

承第三句而言。乃有意味。于鱗上無所承。而以濁酒換醉後。乃無意味。且用此為第二句句法。亦非其所宜也。

簡許殿卿曰。玉函山色倚嵯峨。

嵯峨高貌。山色倚嵯峨。不知何狀。此五字亦不成語也。

和聶儀部明妃曲曰。天山雪後北風寒。

李君虞詩。天山雪後海風寒。于鱗偷之。以北字換海字。而用之。亦偷語鈍賦也。

九日曰。黃花白髮病中新。壁上常懸漉酒巾。九日空齋似寒食。更無風雨亦愁人。

于鱗送劉戶部督餉湖廣第五首。錦帆南入楚雲重。江上遙看衡嶽峯。落日蒼茫秋不斷。青天七十二芙蓉。予謂于鱗絕句。唯此一首。全不用事而氣象飄逸。造語宏麗。直可與太白右丞頡頏矣。次則九日之作。得絕句之體。勝他諸作。唯漉酒巾用陶家事。猶可厭耳。凡詩家用故事。不渾融。則成套語。套語則人皆知之。于鱗詩用套語者多。所以不及。

唐人也。又按于鱗有所好用字。曰風塵。曰白雲。曰白雪。曰意氣。曰文章。曰風流。曰五馬。曰五雲。曰投簡。曰褰帷。曰倦遊。曰君自。曰好誰。曰吳門。曰梁園。曰承明。曰淮陽。曰吹臺。此等于鱗用為套語。時人以于鱗多用風塵字。呼曰李風塵。云。予謂于鱗用風塵字。固多用白雲字。亦多呼曰李白雲。亦可。王元美曰。三首而外。不耐雷同。非虛言也。

春興曰。自瀉金波滿。玉盤使君沈醉不為難。新馱二七如花女。又向春風一笑看。

于鱗嗜酒善飲。往往見於詩中。其有止酒之詩者。蓋病酒也。觀此詩。則見其好色嘔血而死。宜矣哉。右略舉于鱗絕句之巨疵。其微瑕姑不問也。絕句如此。律詩亦可知也。律詩雖不厭用事。然于鱗之用事。乃套語耳。故可厭也。于鱗之詩。既如此。他諸子之詩。從可知也。嗚呼。向使祖來先生不死十年。必見明詩之可厭。不復好之。純非敢違先師而立異說。昏愚偶見明詩之大異於唐詩。故也。不知世之好詩者。以為然否耳。大尾

寬延改元年冬十一月吉日

本石町三丁目

前川權兵衛

前川庄兵衛

武陽書肆

同町

